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全解卷三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百四十二 經部

尚書全解卷三　宋　林之奇　撰

舜典　虞書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

月正即正月也李校書曰月朔或謂之朔月詩所謂

朔月辛卯是也月吉或謂之吉月傳所謂吉月朝服

而朝是也以此觀之則月正之為正月也必矣大學

者之於經惟本於求其意而已不必區區於物色牝牡之間如二典之所載皆史官變其文以成經緯苟得其大意足矣如必較量輕重而為之說則將不勝其鑿如舜典言舜受終則曰正月格于文祖則曰月正必欲從而為之說此王氏之所以有即是月而後有政之論也元日朔日也朔日而謂之元日猶人君即位之始年謂之元年也舜既終三年之喪於是始告廟既告於廟然後即於天子

之位也自此而下皆紀舜詢訪羣臣之事也詢于四岳者所謂謀于四岳也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其所以謀四岳之事也唐孔氏云告廟既訖乃謀政治於四岳之官所謀開四方之門大仕路致衆賢也明四方之目使爲已遠視四方也達四方之聰使爲已遠聽四方也恐遠有所壅蔽令爲已悉聞之此說甚善蓋四岳之職主招延衆賢以待上之所求爲天子之耳目也故天子求賢必咨訪

詢問之如典所載者多矣此言詢于四岳亦咨訪詢問而求賢也闢四門者蓋所以廣仕路也孟子曰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惟其闢四方之門則天下之仕者皆願立於朝矣明四目達四聰不言四明而言四目者皆史官錯綜其文以成義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此則咨在外之十有二牧也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則是十二牧者在外主諸侯者也惟其在外故其咨之之辭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此皆在外之辭也食哉惟時者民之粒食當使之各得其時也李校書曰稱惟時亮天功惟時有苗弗率皆以時訓是此食哉惟時亦應訓是而先儒乃謂當如敬授民時之時者向自此絶則訓字當異此蓋與典直哉惟清同句

體也此說甚善柔遠能邇者孔氏曰言當安遠乃能安近非也中庸曰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皐陶曰邇可遠在茲是先邇而後遠也而孔氏謂當安遠乃能安近非也李校書曰能者耐也古者能耐同字能邇者居上以寬之謂也其意蓋以能邇為耐邇者若俗所謂忍耐得事恐亦不然耐能二字字通而義分以能之字為耐之字則可以能之義為耐之義則不可謂能邇為居上以寬者亦非也其竊謂下文言

蠻夷率服而上文曰柔遠能邇則是遠邇雖皆當治

第欲柔遠者當先能治近也惇德允元而難任人此

能邇之道也惇德允元者如武成之惇信明義盖進

德而用之也德者有德也元者善人也曰惇曰允厚

之信之之謂也而難任人者退不肖而遠任人也任

人佞人也佞人而謂任人者盖其所包藏不可測知

故也謂之難者遏絕之使不得進也進賢而用之退

不肖而遠之則內治舉矣此蠻夷所以相率而來服

也蓋自古蠻夷所以敢憑陵中國者皆由守土之臣不能用寬厚長者之道行優游寬大之政以忠信鎮服蠻夷邀功生事開邊鄙之隙者衆也茲舜命十有二牧其一言曰食哉惟時又其一言曰柔遠能邇又從而申之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知所先務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稱舜曰者所以別堯也蓋自此而上稱帝曰者皆堯

也自此而下稱帝曰者皆舜也舜既終堯三年之喪格于文祖然後即天子之位而稱帝也書之所載其於名分之際最為謹嚴盖懼其渉於疑似有以起後世異同之論也如舜之居攝疑其遂稱帝矣故於命禹作司空則稱舜者以見前此未嘗稱帝也如成王幼冲周公攝政則疑於遂稱王以令天下之人故作書者於多士則曰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於多方則曰王来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

曰以見周公雖居攝凡有號令皆稱成王之命也其於命名定分之際謹嚴如此而後世猶謂舜南面而立堯率諸侯北面而朝之又謂周公負黼扆南面而朝諸侯於明堂之上此蓋未嘗深考書之所載而妄為之說也有能奮庸熙帝之載者謂有能奮起其功以廣堯之事見於已試之效者將使之宅百揆也蓋舜未即位凡在位者所以言事無非堯之事也薛云帝載猶云王事也此說未通謂帝載為王事則可舜

自稱其事為帝載則不可既求其見於己試之效者故以熙堯之載言之使宅百揆者將使之居度百官之任猶後世之為宰相也唐孔氏云舜本以百揆攝位今既即政故求置其官此說是也蓋舜雖受堯之禪而其實尚居百揆之官但攝行天子之政代堯總領萬機之務耳而帝堯之在位蓋自若也堯崩三年之喪畢然後舜告於堯文祖之廟而即帝位舜即帝位方詢于四岳求其可為百揆者以代己之位則是舜

居百揆之位凡三十餘年而後禹代之盖名分之際不統於一則雖堯之聖不能一朝居也亮采惠疇孔氏云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此說未通謂疇咨為嗟誰則可謂惠疇為順其事者誰且與上亮采為一句則文勢不順據上文有能則是誰之義矣而下言誰其文亦不無重複王氏云亮采者明其事也惠疇者惠其疇也此說雖勝然以疇為惠其疇而引周易疇離祉為証以為百工者百揆之疇也百揆得人則

百工皆疇離祉矣以疇離祉證疇之義而又以離祉為説迂迴甚矣予竊謂亮采者輔相之義與寅亮天工弼亮四世之亮同爾雅曰亮左右也以是知亮有輔相之義亮采者輔相朝廷之事疇如九疇之疇謂天下之事各以其類無不順也惠疇此蓋宰相之職也載事也采亦事也既曰熙載又曰亮采者蓋前之所言熙堯之事見於已試之效也後之所言者則將責之以將來之效以亮舜之事也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俞汝往哉

舜既求其熙帝之載見於已試之效者於是四岳同辭薦禹曰伯禹作司空蓋禹於是時以司空居平水土之任已有成績矣故四岳舉之將使舜自司空擢升百揆之任也薛氏以百揆為司空之職其説失之矣俞者然其所舉也既然其所舉於是稱美其平水土之功而勉之曰惟時懋哉懋勉也惟時懋哉謂惟

勉行居是百揆蓋於是從四岳之請而使之宅百揆也郊特牲曰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禹拜稽首盡敬於君也讓于稷契暨臯陶所謂推賢遜能也稷官名也契臯陶皆稱其名而稷獨稱其官者唐孔氏曰出自禹意不必着義其說是也俞然其所推之賢也汝往哉不許其讓也聖人以公天下為心一有所廢置必與衆共之未嘗徇一已之私見舜之玄德備於畎畝之中堯已聞之矣然必至於四岳舉之然後妻以

二女攝之以位協之以天人之望而後禪之則是其事若出於四岳而非出於堯也舜既即位當時之人有大功者無出於禹之右則百揆之任非禹其孰宜之猶必詢于四岳至於四岳舉之然後稱其前功而命焉則其事亦若出於四岳而非出於舜也非天下之至公其孰能與此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孟子曰禹既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

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觀孟子之言則是稷之播百穀契之敷五教皆在禹平水土之後未即位之前而舜乃列於九官之次者舜特使禹宅百揆禹讓于稷契暨臯陶將使舜以百揆之任授之也舜既不許其讓而以百揆授禹矣而稷契臯陶之位皆已至無可遷者但稱美其前功

申儆之而已曰稷者時居稷官也棄稷也時居稷官故禹稱其官棄其名也故舜稱其名曾氏云棄者以誕寘之隘巷寒冰平林為名也黎民阻飢者衆人之艱在於飢此蓋指洪水未平民方艱食之時言之也播時百穀以濟此烝民者汝后稷之功也謂之后稷者蓋雖在朝為公卿而分土胙民為諸侯尊而君之故稱后稷蓋當是時稱后非獨后稷一人如吕刑所稱伯夷降典禹平水土皆可謂之后而後世亦稱夔

為后夔又皆尊而君之之稱也百穀者所播非一種故曰百穀生民之詩曰藝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又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惟后稷之粒食烝民所播非一種故謂之百穀盖舉其多而言之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寛

此亦謂洪水未平民未知教之時言之也意以為百姓所以不親於下者由五品之不順於上故也人倫

明於上則小民親於下矣五品五典之教皆言人倫
也自其可以為萬世常行之法而言之謂之五品自
其設而為教言之則謂之五教其實一也但史官異
其文耳左氏傳與孟子論五典皆本於舜典而其文
不同左氏傳云舜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
慈兄友弟恭子孝而孟子曰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
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
信此二說皆本於舜典而其文則大同小異竊謂左

傳之言不如孟子之說為盡中庸論天下之達道五曰君臣也父子也昆弟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蓋人倫之道盡於此五者契為司徒教天下以人倫而君臣之義夫婦之别朋友之信豈有忽而不教者哉當以孟子之言為證汝作司徒者言汝為司徒之職謹布五教於民其有不率教者又當寛以待之也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秉彛之性人之所同有也其有至於喪其秉彛而亂人倫之性

者未必其中心之誠然也良由教化有所未明習俗
有所未成則其固有之性逐物而喪矣惟教化巳明
習俗巳成將見復其固有之性矣故舜命契為司徒
教之以五典其有不率教者不與賊冦姦宄之人同
陷皐陶之刑又命寛以待之開其遷善遠罪之路而
納之於君子長者之域也在寛者孟子所謂勞之來
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者
也漢韓延壽為馮翊民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大傷

之曰幸得備位為民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有骨肉爭訟此咎在馮翊因閉閤思過於是兩兄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不敢復爭仇覽為蒲亭吏人有陳元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曰前過舍見廬落頓整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有所未至覽因至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元卒成孝子惟其待之以寛則五教可得而敷之夫契為司徒在禹平水土之後至舜之即

帝位凡三十餘年矣而舜申命之言猶有在寬之語
則其待之之厚也至矣堯舜之教民其優游不廹如
此宜其垂拱坐視夫民之阜也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

皐陶作士亦在舜未即位之前此亦申儆之而已矣
蠻夷猾夏王氏云在周大司馬之職當舜之時以士
官兼之其意以謂舜之時不立大司馬之官其有蠻
夷猾夏則使皐陶治之此說不然夫蠻夷侵亂邊境

將用兵以禦之耶不用兵以禦之耶不用兵以執之則何以隷臯陶之刑如其用兵以士官爲將帥古無是理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典之所載惟有九官姑以見其得賢才而用之以共致無爲之治爾非謂所命之官只此九人也甘誓大戰于甘乃名六卿在啓時有六卿則當舜之時安知其無司馬之職而必以爲兼於士官乎然而舜告臯陶則曰蠻夷猾夏何也此非境外之蠻夷舜之世九州之内葢有蠻夷與吾民

錯居境內冀州揚州之島夷青州之萊夷徐州之淮夷梁州之和夷是也惟其與吾民雜居於境內而能肆為侵叛以為吾民之害於是使皐陶辨華夷內外之分以法繩治而時取其尤桀黠者而誅之爾漢光武受南單于降處之內地其後華夷無辨風俗雜揉駸駸以成東晉五胡之亂良由不能辨之於猾夏之初故也

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

三居

寇賊姦宄乃吾民之犯法者也羣行攻刧曰寇殺人曰賊姦宄說者不同左氏傳以謂亂在外曰姦在内曰宄此說未知孰是要之姦宄亦是寇賊矣夫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此孟子所謂不待教而誅也故隸於臯陶之刑汝作士士理官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有服者服其罪也孟子所謂善戰者服上刑也五流謂五刑不忍加誅則制為五等以宥之有宅者安其居

也盖刑而當其罪則刑者服其罪流而當其罪則流者安其居也五服三就孔氏曰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其説出於國語然經言五刑是五刑皆然也若以謂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則是皆於大辟之一刑矣墨劓剕宫必不然也孔氏以三就為朝市原野又以三居為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此説尤為無據夫四凶流於四裔盖在九州之内今謂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無

是理也王氏云行刑者或就重或就輕或就輕重之
中此之謂三就流者或居遠或居近或居遠近之中
此之謂三居此說爲善蓋教臯陶原情而定罪耳夫
欲刑者之服其罪流者之安其居則必權人情之有
宜輕者有宜重者有宜輕重之中者其流罪有宜居
近者有宜居遠者有宜居遠近之中者皆酌之以人
情而不背戾於法此所貴於惟明克允也
惟明克允

理官惟明故能允也允信於人也盖欲刑者之服其罪流者之安其居非信於人不可欲信於人則在乎明足以察人情之是非而善權其輕重也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盖惟信於人者為可以折獄非其明足以有察則安能片言而折之哉故片言折獄非惟明且允者有所不能也舜命契為司徒教以在寛命臯陶作士教之以一言曰明契與臯陶以是能其官未有出於一言之外其言可謂簡而當矣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謂誰能順我百工之事也馬氏云司空兼理百工之事蓋禹既由司空以宅百揆於是又求其可為司空以代禹者也周禮考工記曰國有六職百工居其一焉鄭氏云百工司空事官之屬司空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旗器械百工者唐虞以上謂之共工鄭氏此說亦未盡唐虞之世雖謂之共工然

亦謂之司空伯禹作司空是也僉曰垂哉四岳見垂
能任百工之事也據上文言疇若予工下文僉曰垂
哉則是所諮者亦詢四岳而僉曰者亦四岳薦之也
而不言咨四岳者蓋史官經緯其語以成文以使文
勢上下互相發明也垂有創物之巧精於百工之技
藝故四岳薦之使總領百工之事蓋其所制器歷代
傳之以為寶故傳所謂垂之竹矢是也以一矢觀之
有以見垂於百工技藝之事無不精以一垂觀之有

以見舜之時百工有司莫不稱其職也舜曰俞者然其所舉也汝共工猶言汝后稷播時百穀謂使居是官也孔氏見文無作字遂云共謂共其職事審如此說則與堯典所稱者乃為異文無是理也據下文汝作秩宗古文亦無作字但云汝秩宗與此同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孔氏以殳斨伯與為二臣非也禹讓稷契臯陶三人也則曰讓于稷契暨臯陶伯夷讓于夔龍二人也則曰讓于夔龍此之所讓與禹正

同然中加曁字則其為三人也無疑矣又一也沂二也伯與三也帝曰俞者然其讓也雖然其所讓然殳沂伯與又未若垂之善於其職故使往諧其官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此又求掌山澤之官自上下以其地言之自草木鳥獸以其物而言之孟子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

木不可勝用也榖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舜既命稷以播百穀又求掌山澤之官蓋此二者誠足國用之本也僉曰益哉四岳舉益謂可堪此職當禹治水之初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然後禹得而施其功則是益之職其掌上下草木鳥獸亦已久矣至此則復命之者蓋前此雖烈山澤驅禽獸是時禹居平水土之職益但為之佐耳至是方正其為虞之

職也曾氏云案周禮云大山澤虞中士四人下士皆八人中山澤虞下士皆六人下山澤虞下士皆四人益之為虞豈一山一澤之虞蓋為衆虞之長也作朕虞猶云若予工也或以益為臯陶之子是未必然據伯益即伯翳也其後為秦在春秋之時浸以強盛使伯益果臯陶之子則秦乃臯陶之後也而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使臯陶猶有後於秦則文仲之言不若是之

甚也案史記云帝禹立而舉臯陶薦之且授政焉卒封臯陶之後於六或在許而後舉益任之政以是觀之則益與臯陶不得為一族也明矣讓于朱虎熊羆孔氏亦以為二臣據左傳載高辛氏之子有仲虎仲熊虎與熊既為二人則朱與羆亦當為二人矣朱博士云殳斨伯與三人也故言曁以别之朱虎熊羆四人也故不言曁此說為善禹讓于稷契臯陶伯夷讓于夔龍故舜或稱其前功而申戒之或使為典樂納

言之職而垂益所舉數人則無所遷擢者唐虞稽古

建官惟百其所命者不但此九官也然既然垂益之

讓則於此數子亦必命之位但史文不備耳太史公

謂舜以朱虎熊羆為益之佐理或然也然典之所不

載不知太史公何從而得之耳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

舜於是又求典禮之官此即周官大宗伯之職也大

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則此所謂三禮

也典禮之職吉凶軍賔嘉之事雖無所不統然實以
郊廟祭祀為主故但云典朕三禮盖人君盡其孝敬
以事天地祖宗則民徳歸厚茲實禮之本也伯夷臣
名其氏族則不可知先儒引鄭語云姜伯夷之後此
說不可信且國語既以姜姓為四岳之後矣而又以
為伯夷之後其說自相戾韋昭遂謂即四岳且經
云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豈四岳以是自
薦也揆之人情决不如此則伯夷之為姜姓雖先儒

有所據而云亦未可信

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

秩宗當時禮官之名也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以其名姓之臣故謂之宗以其率舊典故謂之秩秩常也周以禮屬宗伯即此所謂宗也漢以禮官為太常即此所謂秩也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寅也直也清也此三者所以事郊廟交於鬼神之道也寅者敬而不慢直者正而不諂清者潔而不汙能夙夜盡此三者則神之德感矣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齋沐者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之謂也汝往哉往哉汝諧往欽哉是皆不許其讓而使之往踐其職也

文雖少變意皆不殊必欲從而爲之說則鑿矣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

此則因伯夷之讓夔而使之典樂教冑子也冑子謂元子以下公卿大夫之子孫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則治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即此職也古之仕者世禄不可以無教之人而襲父兄之位故必合冑子而教之唐虞三代之際仕於朝者非天子之族類

則世臣巨室之家其超於耕稼側微者率不過數人耳豈其時世家之子弟皆賢而後世爲不可及耶惟古之所以教胄子者有其具也然其教之必典樂之官何也古之教者非教以辭令文章也惟長善救失以成就其德耳惟將以成就其德故優而游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自興於詩至成於樂此教之序也先王之作樂必本之性情稽之度數本之情性樂之所以生也稽之度數樂之所以成也蓋樂之

設非聽於鏗鏘而已將使人導性情之中和而反之
於正故必本之情性自直而溫至詩言志歌永言所
謂本之情性也雖本於情性而形之於樂洪纖小大
不可以無法故必稽之度數聲依永律和聲所謂稽
之度數也學記曰學者必有失教者必知之知其心
然後能救其失教也者長善救失者也自直而溫以
下皆長善而救失之道也直者易失於不溫和寬者
易失於不莊栗剛者易失於虐簡者易失於傲此教

者之所當知也彼之能直能寛能剛能簡教者則長其善不溫者不栗者虐者傲者則救其失大司樂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與此意同蓋其直能溫寛能栗剛能無虐簡能無傲則中和祇庸孝友矣直寛剛簡與臯陶言九德洪範言三德其大意則同其先後多寡之殊本無他義必欲為之說則鑿矣

聲依永律和聲

此言歌律之序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故曰詩言志

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長也永言長言也歌者人聲也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鈎纍纍然端如貫珠此皆人聲之發也人聲之發有洪纖小大則有宮商角徵羽之五聲焉聲之洪而濁者曰宮其次曰商聲之纖而清者曰羽其次曰徵其聲在洪纖清濁之中者曰角人之聲有此洪纖小大則樂器依之而作焉古者作樂升歌於堂然後樂奏是所謂聲依永也聲有洪纖小

大茍無以為之準則大過於宮者或至於摲而不宮小過於羽者或至於窕而不成如此則樂不和矣故必以十二律而和之十二律以黃鍾為本黃鍾律長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鍾林鍾長六寸三分益一上生太蔟太蔟長八寸此三律皆全寸而無餘分自太蔟生南呂以至無射生中呂其間九律皆有空積忽微蓋古人之作律也其意以為聲無形而樂有器器必有獘而聲不可以言傳懼夫器失而聲遂亡也乃

多為之法以著之故始於聲者以律而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廣積而為分寸一黍之多積而為龠合一黍之重積而為銖兩此造律之本也故為之長短之法而著之於度為之多寡之法而著之於量為之輕重之法而著之於權衡是三物者亦必有時而弊則又總其法而著之於數使其分寸龠合銖兩皆起於黄鍾然後律度量衡相為表裏使得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可以制律四者既同而元聲必至則樂和矣蓋

律有常數數有常度而聲有洪纖咸取則於此此之謂律和聲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惟其以律和聲音茲所以八音克諧也八音金鍾鎛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管籥也匏笙也土塤也革鼓鼗也木柷敔也此八音者其聲名不同必以律和其聲然後洪纖小大各得其當苟有一音之不和於其間則樂之合奏必雜而不得諧和故曰無相奪倫蓋

樂之合奏聽者不知其孰為金石孰為絲竹猶善和羹焉使食之者徒見其和之美不知其孰為鹽孰為梅

神人以和

樂既調矣奏之於郊廟則天地神祇祖考之所歆樂而神莫不和矣用之燕饗鄉射而臣民之心無不和矣幽而神明而人無有不和此韶樂所以為盡善盡美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薛氏劉氏皆以為益稷脫簡重出蓋方命夔典樂而夔遽言其擊石拊石致百獸率舞之效非事辭之序也而益稷篇又有此文故二公疑其差誤以理觀之義或然也然筆削聖人之經以就己意此風亦不可長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此實治經之法也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此亦因伯夷之讓而命龍以作納言也觀顔淵問為邦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逺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舜命九官至於使伯夷典禮后夔典樂則治道於是乎成矣而乃命龍以作納言其命之之辭則曰朕堲讒説殄行震驚朕師此正孔子荅顔淵問為邦之意盖自古已安已治矣而其所以至於危亂者未有不由於小人變白為黒以是為非者故治定功成之後尤宜以是為戒也堲

疾也史記曰朕畏忌讒説殄行畏忌者聖之謂也讒説邪説也殄行殄絶君子之行也震驚朕師則其言僞辯蠱惑流俗也讒説殄行之為害其端甚微究其所終則必至於惑流俗之視聽至是而後聖之則無及矣如楊氏為我墨氏兼愛此其所謂邪説也為我則至於無君兼愛則至於無父則所謂殄行也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説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而食人人將相食此所謂震驚朕

師也

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葢納言之職宣王之言而逹之於下傳下之言而逹之於上詩所謂出納王命王之喉舌也夫讒説之可畏也如此舜不棄於臯陶之刑而特以出納喉舌之官待之如此其寛者葢讒説殄行之人必其小人之有才者也小人有才而疾之太甚棄之於刑辟絶其自新之路則刻覈太至而彼有不肖之心矣故舜必

以寛待之開其遷善遠罪之路而不至於小人之歸矣益稷曰庶頑讒説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此正納言之職也宣上之言而達之於下所以教之也採下之言而納之於上所以驗其革與不革也至於教之不改而後加誅焉此舜待庶頑讒説之道也惟允者言出納王命必以信也春秋時秦與晉行成叔向命名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

也當御叔向曰秦晉不和也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
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
常易之所謂道二國之言無私者允之謂也讒說殄
行之人類多變詐不實將欲化之無他道惟在待之
以誠而已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而康王以
畢公能正色率下使之保釐東郊此有因四岳之薦而
用之者有不因四岳之薦因人之讓而用之者有遷
其舊職者有不遷其舊職者有讓而後受者有不讓

而直受之者各因其實而已矣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三載考績三

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自詢于四岳至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各隨其職而戒

之至此又總而申勑之也正如堯典既已分命申命

羲和四子各主一方之政矣而又總而申勑之曰咨

汝羲曁和而下是也二十二人孔氏云禹垂益伯夷

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并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其

意蓋謂稷契臯陶皆申命故不復勅戒之此說不然夫稷契臯陶是申命四岳十二牧豈非申命者哉而又勅戒之也稷契臯陶是申命此說不通故或者欲以四岳為一人并九官十二牧為二十二人四岳之非一人令論之詳矣朱氏謂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也而但有二十有二人者其間或有兼官故耳此說爲通周官有三公六卿有侯伯而顧命乃同名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以人言之則六人

而以職言之則不止於六人也盖有以三公為六卿者有以侯伯入居公卿之位者故雖六人而實兼數職也此四岳九官十二牧當有二十五人但言二十二人者盖或有兼居岳牧之任者或有在州牧之中而又居九官之列者世代遼絶皆不得而知也欽者使四岳十二牧九官各敬其事也所以必在於敬其事者以其所亮者莫非天工也亮有輔相之義與亮采惠疇之亮同臯陶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

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所謂設官分職者凡以代
天工而至四岳九官十二牧莫非所以代天工者故
以亮天工言之史記作惟是相天事尤為明白既以
申勑九官十二牧遂以三載考其功而觀其職之稱
否也至於三考黜退其幽升進其明而加賞罰焉若
周官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
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此即唐虞考績之法也然而其制已密不若唐虞之

寬也考績之法既行故衆功於是皆興也夫以舜之
明德端本於上禹皐陶稷契與其一時賢臣佐治於
下而其衆功必待於考績而後興況德不如舜臣不
如禹皐陶稷契則考績之法何可廢也而後世此法
雖存徒為文具而無實效殊可惜也考績之法既行
衆功皆興所未化者三苗而已三苗之國左洞庭右
彭蠡蓋負固不服之國也前已竄其君於三危矣然
不滅其國不更其嗣至是猶未從風舜未忍加誅也

於是而為之分別善惡其惡之顯然者則黜退之其善者則留之唐孔氏云惡去善留使分背也是也蓋自古聖人所以化服強梗者其政常優游而不迫則雖甚強悍者亦將同心向化如周之遷殷頑民式化厥訓亦不過曰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亦此分北三苗之意也而鄭氏以謂此即竄於西裔者復不從化故分北之此說不然禹貢曰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則是

所竄於三危者當洪水既平之時已丕叙矣盖彼之所恃以負固而不服者三苗洞庭之險耳既已竄于三危矣果何恃而為亂哉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

此只當作一句讀盖舜居於側微者三十年歷試二年居攝二十八年共為三十堯崩居三年之喪畢而後即帝位五十年而崩大禹謨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孟子曰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以三十有三載并

十有七年是在位五十載也是舜崩之年蓋年百有一十二歲爾書載舜之年數盖如此而太史公曰舜生三十堯舉之五十攝行天子之事五十九而堯崩其說特異於經當以經之言為証

陟方乃死

孔氏云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廵狩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檀弓曰舜葬蒼梧之野盖二妃未之從也於是漢儒遂有舜葬蒼梧之說至今蒼梧之

地有舜廟冢存焉世以舜為真葬於蒼梧也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孟子以謂卒於鳴條漢儒以謂卒蒼梧之野其説已不可知矣況揆之以理有所甚不可者夫堯老而舜攝則不復以庶政自關而舜實行廵狩之事舜既耄期倦于勤而使禹攝矣則廵狩之事禹實行之蒼梧在舜之時其地在要荒之外舜已禪位而使禹攝矣豈復廵狩於要荒之外而死死而葬於蒼梧之野以是禹率天下諸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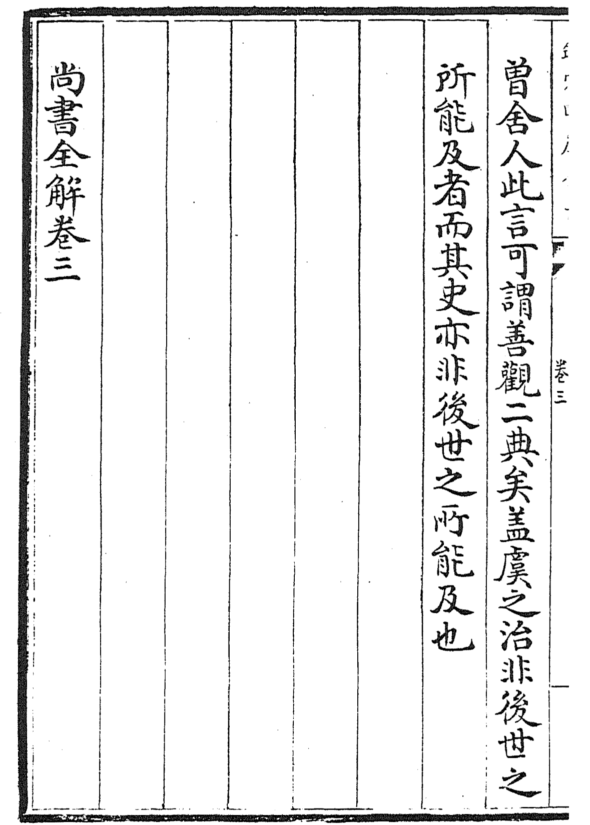
以會舜之葬於要荒無人之境此理之必不然者司馬溫公詩曰虞舜在倦勤薦禹為天子豈有復南廵迢迢渡湘水此說為得之陟方者猶云升遐也乃死謂升遐而死猶云帝乃殂落也韓退之謂乃死者以釋陟方為言耳夫作書者自釋其義無是理也而蘓東坡乃以謂為書傳章句之言此說亦未是楊子曰黄帝堯舜殂落而死與陟方乃死文勢正同豈亦詩書章句之言哉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稾飫

自汨作至亳姑凡四十有六篇皆逸書也其書既逸則其序之義不可以强通而孔氏曰帝釐下土方設居方者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於別生分類云生姓也別其族姓分其類使相從於汨作云汨治作興也言治民之功始興於稾飫云稾勞飫賜也此皆是順序文而為之説未必得書之本意正如序詩之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潔白也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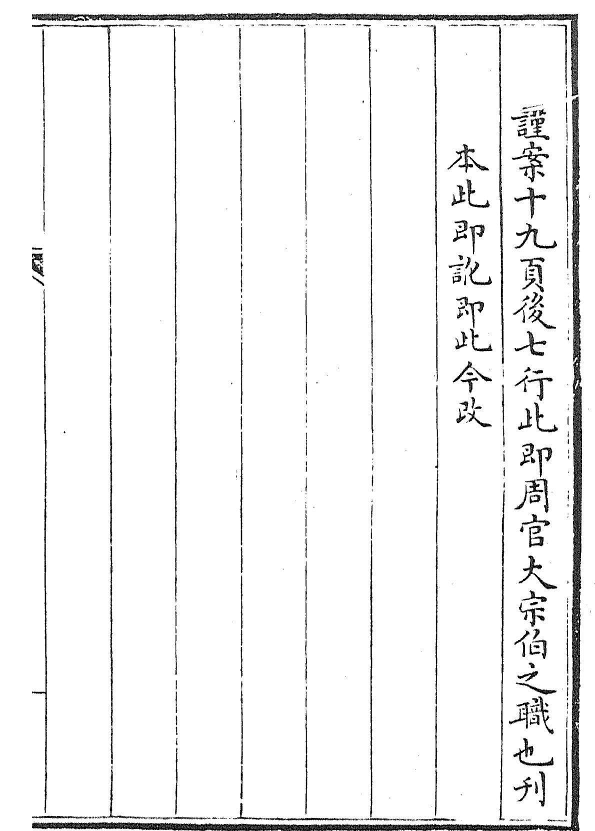
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此亦但順詩名而為之說未必得詩之本意也而孔氏云凡此三篇之序亦既不見其經暗射無以可中而孔氏為傳復順其文為其傳耳是非不可得而知也此說甚善王氏解經善為鑿說凡義理所不通者必曲為鑿說以通之其間如占夢教射者常矣而於逸書未嘗措一辭皆闕而不論此又王氏之所長而為近世法者也二典皆虞書所作其言簡而盡奥而明而後世雖有作者無得而

及之矣南豐曾舍人曰昔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為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既約其體至備以為治天下之具而為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哉併與其精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具也使通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方是時豈獨任職者皆天下之選哉其操簡執筆而隨之者亦皆聖人之徒也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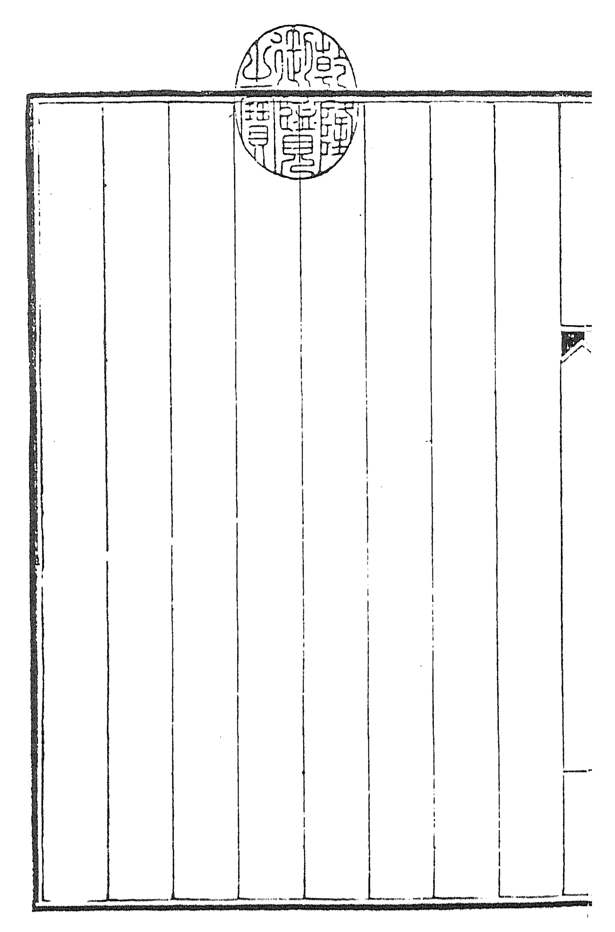
曾舍人此言可謂善觀二典矣盖虞之治非後世之所能及者而其史亦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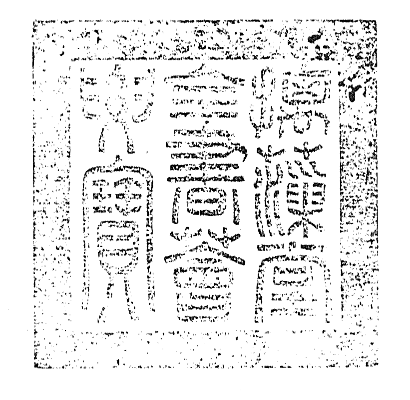
尚書全解卷三



謹案十九頁後七行此即周官大宗伯之職也刊

本此即訛即此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張子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全解卷四五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百四十三 經部

尚書全解卷四

宋 林之奇 撰

大禹謨 虞書

虞史既述二典而其所載義有所未備者於是又叙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二典之所不載者以為大禹謨臯陶謨益稷三篇此蓋備二典之所未備者非如舜典之初上接堯典之末也蓋舜典之末已載舜死而此三篇答問之言皆舜未死已前之言也然文勢

雖不相接而其意實相屬堯典載四岳薦舜於側微之中堯妻以二女既為舜典張本矣故舜典之初即載歴試受禪之事舜典既載禹宅百揆之職繼舜之任而其本末未有所屬也故大禹謨則載大禹居攝帝位率百官若帝之初然後舜之始末無所不備此其所以謂之虞書也然左氏傳舉臯陶益稷之言若臯陶邁種德地平天成敷納以言等語皆以為夏書此蓋孔子未定書已前傳寫之誤也以為虞書者意

其出孔子之所釐正矣據此三篇皆是舜禹臯陶夔益之徒相與都俞賡歌之言而其事則止於禹之居攝受命徂征有苗猶未及夫禹即帝位告廟之事安得以爲夏書邪

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益稷

大禹謨

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蓋舜之所爲治者禹臯陶之力居多臯陶以謨顯

故曰臯陶矢厥謨矢陳也禹以功著故曰禹成厥功臯陶大禹之功皆可以爲萬世法以是事舜舜猶以爲未也於是又從而申之申重也臯陶之謨顯矣舜申之使致其功若所謂時乃功懋哉是也禹之功著矣舜申之使陳其謨若所謂來禹汝亦昌言是也臯陶有謨矣而又有功禹有功矣而又有謨賓帝舜申之之效也先言臯陶而後言禹者此非有所輕重取與於其間蓋先言謨而後言功事辭之序也大禹臯

陶謨益稷三篇其序之所以總言三篇之意也然一序而必分爲三篇者蓋古者編竹簡以成書竹簡所載不能多也故必析而分之既已析而分之則必取數字名其篇以爲簡册之别故此分爲三篇者徒欲以便於簡册而已非謂大禹謨盡在第一篇皐陶謨盡在第二篇也漢孔氏云大禹謨九功皐陶謨九德此則拘於篇名必欲以本篇所據而爲其謨也予竊謂不必如此三篇之中凡出於禹之所言者皆大禹

謨也何必九功凡出於臯陶所言者皆臯陶謨也何必九德九功九德固可以為禹臯之謨而禹臯之謨非九功九德所能盡也謂之謨者如器之有模言之於此而可為萬世法也

曰若稽古大禹

孟子曰大舜有大焉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以為善蓋自其既即帝位而言之則謂之帝自其未即位尚為耕稼陶

漁之時而言之則謂之大舜蓋史稱於大禹者蓋此書主爲舜而作自舜之時言之禹尚爲臣未可以君天下之辭而稱也故曰若稽古大禹

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此當與下文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曰相繼續文命上一曰字史官曰也下一曰字禹曰也不言禹曰者蒙上之文也史官謂禹之文德敷于四海之外無所不及也此即禹貢所謂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

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是也文命既已敷于四海矣
於是陳其謨以祗承于帝帝者指舜而言之也其所
陳謨以祗承于帝即后克艱厥后以下是也先儒言
外布文德教命内以敬承堯舜其意以此二句亦如
堯舜二典之稱堯舜之德苟以此二句爲稱帝之德
則下文曰字無所屬矣史官記載其體自有不同者
堯典舜典其名曰典典則必記載其德大禹謨臯陶
謨其名曰謨謨則必記載其功如允廸厥德謨明弼

諧皆是臯陶之言也然臯陶謨載臯陶之言至大禹

謨則加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二句者史官欲見

禹之文德敷命既東漸西被曁于朔南然後陳謨以

祗承于帝也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此則禹之謨也孔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必在難之

於先而後獲之於後也政乃乂黎民敏德此其所以

致此者必在爲君者難其所以爲君爲臣者難其所

以爲臣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君盡君道則難其所以爲君矣臣盡臣道則難其所以爲臣矣君臣各盡其道以之立政則民乃乂以之敎民則黎民敏德曾無甚難者世之人徒以舜之爲君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遂以舜之治天下優游無爲曾無所用其心殊不知舜之君臣其都俞賡歌於一堂之上自一話一言未嘗不以克艱爲戒惟其君臣之間皆不忘於克艱兹所以享無爲之治也

帝曰俞允若兹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禹既以克艱厥后陳謀而告舜舜於是然其言謂能盡克艱之道者惟堯爲然而猶不足於此也允若兹者猶曰信能行此也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堯之治至於人之有嘉謨嘉猷則皆入告於上而無所遺伏草野之中有賢者則皆願仕於朝而無遺其萬邦又已咸寧則其治之可謂大成矣嘉言罔攸伏若可以

無事於詢訪野無遺賢若可以無事於營求萬邦咸寧若可以無事於憂恤而堯之心猶以爲未也於是稽于衆以詢其政治之得失有未至者則舍己從人而不吝又且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恐一夫之不得其所無告謂鰥寡孤獨天民之窮者皆哀矜而不虐之困窮謂士之失職者皆任用而不廢之極四海之間無有一士之失職者無有一民之不被其澤然後爲能盡君之道則是后克艱厥后惟堯足以當此言

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都美辭也孔氏曰益因舜言又美堯也此說不然夫舜既即天子之位則凡羣臣之稱帝者皆指舜而言也如禹曰於帝念哉曰帝光天之下臯陶曰帝德罔愆皆指舜而言也夫當舜之時舜謂堯為帝可也使益亦謂堯為帝則舜宜何稱哉張橫渠曰此美舜也

因舜歸美於堯故益亦歸美於舜此說爲得之蓋舜既言克艱之道惟堯能盡之於是益言舜之德既廣運如此則其於克艱厥后之道蓋亦優爲之也廣者洪之至運者通之至惟洪故能廣惟通故能運薛氏曰廣如地運如天廣則大矣而無不載運則通矣而無不周此說盡之矣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即廣運而爲聖神文武之德也蓋舜之德既洪而能廣通而能運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也是德也自其大

而化之而言之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知而言之則謂之神自其威而可畏而言之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於外而言之則謂之文聖神文武即廣運之所發也非於廣運之外別有聖神文武也而王氏則謂乃聖乃神所以立道乃武乃文所以立事先聖而後神道之序也先武而後文事之序也審如是說則是道之外復有事事之外復有道既有道之序復有事之序使道無預於事事無預於道此王氏患天下之術

之原惟舜之德自其廣運而充之至於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故皇天於是眷顧而命之起於側微之中𤣥德外聞遂以受堯之禪奄四海而君天下也蓋謂舜之廣運之德既已脩於畎畝之中升聞天朝上為天之眷顧下為四海之感戴則其克艱厥后以合於堯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先儒以為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言堯有此德故為天所命所以知其不然者蓋舜自匹夫而為天子則其所以為皇天

之所眷命奄有四海而君天下非其德之廣運不能至於是故可言也堯繼世以有天下則其奄有四海爲天下君固其所宜也又何言哉此張横渠之說所以爲善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益既稱美舜德之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遂以上爲天所眷命下爲四海所愛戴則其於后克艱厥后之道固可以優游爲之矣禹於是又從而戒焉帝之

德雖爲天所眷命然天之禍福吉凶本無常也人能順之而從道則天應之以吉其或從逆而不復順道則吉將變而爲凶是道也如影之隨形如響之應聲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其言舜雖有廣運之德尚在乎兢兢業業盡其寅畏之志然後有以盡克艱之道蓋益之言所以勉之於其始禹之言所以戒之於其終或勉之或戒之皆所以成就君之德舜既不以廣運之德自居而虛己來弼直之言禹益之徒不以君之

聖明忘其儆戒之意君臣上下相與圖治孜孜如不及此其所以為唐虞之治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

禹既以吉凶影響之理陳戒於舜益於是申言所以儆戒之道當如此也吁歎辭也歎而後戒者將使聽者審其言也畢命曰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虞度也謂四方晏然無可度之事也夫惟四方晏然無可度之事則危亡禍亂所自萌也故當儆戒而無忽正如

皐陶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蓋一日二日之間危亡禍亂之幾至於萬數可不戒慎恐懼乎

罔失法度

蓋方是時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坐視天民之阜夫何爲哉惟守法度勿失斯可矣自古太平無事之世上恬下熙君臣無爲足以致治矣而小人之好作爲者必肆其私辯欲盡取前世之法度紛更之時君世主不悟而入其說往往至於危

亂而不自知漢之武帝唐之明皇皆坐此也周公相
成王已致太平之治作爲無逸之書以戒成王而其
終篇申儆之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
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
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此即益戒舜意也舜大聖人也益之言簡而盡成王
中才之主也周公之言詳而明然而其意則一也
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

志惟熙

罔遊于逸者謂不可為無方之遊也罔淫于樂者謂不可為已甚之樂也任賢勿貳者謂任賢不當使小人惑之也去邪勿疑者謂苟知為小人則決意去之不復置疑於其間也所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又在於疑謀勿成也自古君子小人並仕於朝廷之上小人知其必不見容於君子往往進其疑謀以惑人主之視聽苟人主不察而使其疑謀得成則小人必得

志君子必受禍矣劉子政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

之口持不斷之志者開羣枉之門使人主不能破疑

謀於未成之間則任賢豈能勿貳去邪豈能勿疑惟

其使小人疑謀勿成則是非賢不肖洞然明白如大

明之升天無有不顯也此百志所以惟熙也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

此言爲治者既不可違道以干衆譽又不可咈衆以

從己之欲也蓋自古無道之政必出於此二者班孟

堅曰秦燔詩書以立私議王莽誦六經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蓋若秦者是所謂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者也若王莽者是所謂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也雖其所爲不同而其所以致亂亡之道則一也夫爲治者既不可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又不可咈衆以從己之欲然則將奈何惟上不違先王之道下不咈百姓之欲則兩得之矣王氏以謂咈百姓以從先王之道則可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則不可古之人有行

之者盤庚是也葢人之情順之則譽咈之則毀所謂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也即咈百姓以從先王之道者也此說大戾夫盤庚將遷都民咨胥怨而不從盤庚不强之以遷也方且優游訓誥若父兄之訓子弟至於再至於三必使之知遷都之爲利不遷之爲害然後率之以遷焉何嘗咈之以從已哉夫王者之安天下必本於人情未有咈百姓而可以從先王之道也王氏此說甚牴牾於聖經矣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言苟能行此數者盡其儆戒之意而繼之以於心無怠於事無荒則豈惟中國之治哉雖四夷亦將來王矣無怠無荒猶所謂不倦以終之也聖人之治夷狄聽其自來而信其自去未嘗招之而使來也茍循於此者既盡則彼將梯山航海而自至非有爵賞以勸乎其前又無刑罰以驅於其後無怠無荒而彼自來矣此唐虞之世禦戎之上策也夫舜大聖人也益既

稱其德之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遂爲皇天之所

眷顧奄四海而君天下矣彼失法度游于逸淫于樂

任賢貳去邪疑疑謀成與夫違道干譽咈衆從欲或

荒或怠之事蓋中材庸主之所不爲也益之智豈不

知舜之心不至於此然而諄諄告戒惟恐不及者蓋

聖人雖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而其兢兢業業者實未

甞須臾忘此其所以爲聖人也孔子曰德之不修學

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夫孔子

之聖豈有學之不講豈有義之不徙而以是爲憂乃知聖人顛沛造次未嘗敢忘儆戒之意舜之德盛於淫洪荒怠等事雖不至於此然而聖人儆戒之意實未嘗敢忘此益之所以拳拳爲舜言之而不已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

益既諄諄告戒其所以啓廸於帝之德禹遂言德之施於有政者此蓋爲治之要也然而告於舜而曰於

帝念哉於者歎美而言之帝念哉重其言也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言聖人膺天明命為民父母其所以兢兢業業日新厥德不忘儆戒之意如益之所言者凡欲美其政也而所以美其政者無他欲以養民而已夫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謂之六府此天地之養萬物者也聖人裁成輔相使水潤下火炎上木曲直金從革土爰稼穡六者不失其性謂之惟修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此則聖人體天地化育之德以養萬民

者也孟子論王道之始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

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此所謂正德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養生喪死無憾此所謂利用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此所謂厚生也使此三者施之天下而不失其和故謂之惟和六府修三事和則九功於是惟叙矣謂之惟敘者非謂六府之修先水火而後金木土穀也謂之惟和亦非謂三事之和先正德

而後利用厚生但謂九者皆不失其序而已王氏謂以惟敘爲六府三事之序故以土治水以水治火然後水火爲用以火治金以金治木然後金木爲器以木治土以土治穀然後土穀爲利楊龜山曰不然神農氏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以木治土然後有耒耜之利非土能治穀矣洪範曰土爰稼穡與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一也謂土能治穀者非也此説爲是然龜山既知土

能治穀之爲非而又曰五行相生以相繼相尅以相治相生爲四時之序相尅爲六府之序也夫既以相尅爲六府之序則自水治火而推之亦將以土治穀矣此則流入於王氏之說而不自知也九敘惟歌者六府修三事治其功德皆可歌也功德既可歌則功成治定不可以有加矣惟在不倦以終之也故繼之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九者皆得其敘則天休滋至吾乃寅畏以享之此戒之用休也其或不然則天威將至而危敗禍亂自此生矣故督之以威而避也勸之以九歌謂九功之德既可歌矣則遂以是九功之歌播之聲詩發揚蹈厲以自勸如此則九功之敘無有敗壞之時矣戒之董之勸之皆是人君自戒自董自勸也古者作樂歌以象德舞以明功舜之爲治自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至於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則其功德皆已盡其善矣故

其樂象之而韶樂遂以九爲節周禮大司樂曰黄鍾爲宫大吕爲角太蔟爲徴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隂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奏之宗廟之中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葢舜之韶樂升歌於上者九德之歌合樂而舞於庭者九韶之舞韶樂之奏至於鳥獸率舞鳳凰來儀者原其所以致此者則本於九功惟敘而九功之所由敘者本夫舜之德施於有政然也以是觀之則韶樂之舞盡善盡美豈

苟然也自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至於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此則箕子所陳洪範九疇而謂之天乃錫禹者但洪範之書箕子衍之而加詳焉耳其實不出乎此數語學者於此數語而求之洪範思過半矣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帝曰俞然其言也地平天成者地既平矣則天功可得而成也蓋隂陽四時之運天施之地成之洪水横流泛濫於中國地不得以生天雖施之而生之之功

無自而成今地既平矣則天功可得而成也所以地平天成者由六府三事之允治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謂之六府此六者天地生物之府也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此三者聖人修人事以贊天地之化育也六府三事既治豈一時被其德哉蓋萬世永頼禹之功也禹既言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者謂舜當戒之董之勸之使勿壞也舜於是稱美其功言汝之功雖萬世亦將

賴之予其可不盡儆戒之意哉觀箕子以此言演爲九疇而其書謂之洪範者大法也謂萬世帝王治天下之大法舉不出於此書以洪範之書觀之則謂大禹之功萬世永賴時乃功者豈溢美也哉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此言舜將禪位於禹之事格汝禹者猶言格汝舜也

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言舜自格于文祖踐天子之

位至是蓋三十有三年矣禮記曰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幷堯之喪而數之其即位也蓋年六十有三至是年九十六矣其年在於耄期之間則方厭倦於萬機之務矣蓋言禹當不懈其位以總朕之衆蓋將使之代己總攬萬機之政也傳曰老將昏而耄及之言老則昏昏則耄也舜年九十六禪位於禹當其未禪也蓋猶朝諸侯巡狩方岳總攬萬機之務及其既禪也天下之大事猶所

闕及命禹徂征敷文德舞干羽格有苗皆舜之所有事也雖及耄期之年而其德不昏此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自朕德罔克以下正如舜典所謂舜讓于德弗嗣也典謨所載其文簡其事備蓋其為體或詳於此而略於彼或略於此而詳於彼以互相發明如舜終于文祖而下則言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至告祭于上帝

百神覲諸侯巡狩方岳之事無所不載而禹受命于神宗之下則惟記一言曰率百官若帝之初觀此則在璿璣玉衡以下不言而可見矣舜禪位於禹禹讓於臯陶舜不從其讓而更授禹禹又辭讓至於再三然後受命于神宗其載之詳如此至於堯之授舜則惟記以一言曰舜讓于德弗嗣觀此則知舜之讓也亦將有所答問辭遜若禹之於舜也典謨所載其辭不費類皆如此朕德罔克者禹謂己之不德民之所

不從臯陶遠邁其德其德下洽於民而民懷之禹自以爲不若臯陶也德必稱其邁種者蘓氏曰種德如農夫之種殖也衆人之種其德也近朝種而暮收則其報也亦狹矣臯陶之種其德也造次顛沛未嘗不在於德而不求其報也及其充溢而不已則沛然下及於民而民懷之此說盡之矣漢于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當有興者夫于公治獄無所

寃信有隂德矣然而遂高大門閭以望子孫之興則知未能無利之之心非所謂邁種德也臯陶之作士刑期于無刑民恊于中其德可謂大矣不期其報而民自歸之此其所以為難禹讓于德無以易臯陶矣

帝念哉念兹在兹釋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言帝之所當念也念兹在兹釋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薛氏以繫於臯陶邁種德之言而為之

說曰念茲者固在茲矣及其念之至也則雖釋而不念亦未嘗不在茲也其始也念仁而仁念義而義及其至也不念而自仁義也是謂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者其辭命也允出者其情實也名之以仁固仁矣名之以義固義矣是謂名言茲在茲及其至也不待名言而情實皆仁義也是謂允出茲在茲焉既以是稱臯陶之德因以是勑舜也曰邁德者其德不可以一一數也念之而已念之至者念與不念未嘗不

在德也其外之辭命其中之情實皆德也而德不可勝用矣薛氏此言其論念釋名言允出在兹之義可謂曲當其理然上文曰帝念哉下文曰惟帝念功皆是禹讓於臯陶之意因以教舜而念哉念功皆爲念德則是此乃禹稱臯陶之德殊不見其讓於臯陶之意與上文朕德罔克文勢不相接故薛氏說雖善而非書之意也孔氏王氏皆以此爲讓于臯陶其說是也然而意亦未順予竊謂禹之讓于臯陶也蓋以謂

我之心念其可以受帝之禪者惟在於皋陶舍皋陶之外而求之餘人亦無及於皋陶者則可以受帝之禪者亦惟在皋陶故名言於口以為在皋陶允出於心亦以為在皋陶謂己之反覆而思之卒無有以易皋陶者猶下文舜謂禹曰毋惟汝諧是也惟帝念功者言皋陶之德見於功者帝之所當念而可禪以位也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

弼五敎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舜因禹之讓臯陶於是稱美臯陶之功以勉之也惟
茲臣庶罔或干予正言民皆循理率教無有干予正
者言不犯法也民之所以不犯法者則以臯陶之作
士能明五刑以弼五教故爾古之聖人所以制爲刑
辟者非期於多刑人多殺人以爲威也凡欲以輔吾
教之所不逮而已出教則入於刑出刑則入於教使
民皆趨於五教而刑爲無用者是真聖人之本心也

皐陶能體此意故其用刑也亦非期於深文峻法使民無所措手足也其所期者惟欲使舜從欲以治而已欲使舜從欲以治要在使民不犯於有司囹圄空虛天下無一人之獄羣黎百姓皆協於大公至正之道使人徒知契與伯夷之教而不知有皐陶之刑此舜之威德惟皐陶能推明其意而見於治功者然也董仲舒曰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

陰常居大冬而積於虛空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功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而不任刑刑之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觀此則知刑以弼教期于無刑眞聖人之本意也蓋百官有司之職各職其職業而使其職無曠然後爲能如百揆必能熙帝之載不能熙帝之載則

爲曠職矣稷官必能播百穀不能播百穀則爲曠職矣共工必能使百工各盡其能不能使百工各盡其能則爲曠職矣虞衡必能使草木鳥獸各遂其性不能使草木鳥獸各遂其性則爲曠職矣以至司徒之於教秩宗之於禮龍之於納言必欲皆修其本職然後爲無曠也惟士之一官乃獨異於此要在乎推明聖人所以明刑立法之意使民不犯于有司囹圄空虛天下無一人之獄其官若爲虛設者然後爲能其

官此臯陶之徳所以爲萬世治刑獄之法也時乃功懋哉者言其既稱其功又勉之使懋其職業也亦猶使禹宅百揆禹讓于稷契暨臯陶舜既不許其讓則更稱三人之前功而勉之也然禹之宅百揆以讓于稷契暨臯陶此惟讓臯陶而不及稷契者案史記稷契皆帝嚳之子帝嚳崩而摯立摯崩而堯立堯立七十年而使舜攝帝位二十八年而堯崩終堯之喪三年而後即帝位即帝位而後命九官當命九官之時

稷契蓋年百有餘歲矣舜即位三十三年而後禪禹

當禪禹之際此時稷契之徒蓋已死矣使是時尚存

則其讓之固當所先也

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罰弗及嗣賞延

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

舜既推美臯陶之功臯陶於是推本其所自以謂非

舜之盛德則已亦不能成此功也蓋有司之所守法

令而已至於操縱予奪權其輕重之宜以濟有司之不及者則在天子惟臯陶執法於下而舜以好生之德推之於上此民所以不犯于有司也帝德罔愆者謂帝之德無有愆過蓋不以喜怒好惡而用刑賞也既不以喜怒好惡而用刑賞則有司得以奉公守法無所顧望阿私以行其志矣臨下以簡御衆以寬者此謂操之於上者既無繁苛之法則施之於民者必無暴虐之政矣蓋惟簡故能寬也漢高祖入秦關約

法三章餘悉除去秦法而秦民皆按堵如故由其簡故能寛也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皆舜以忠厚之德濟有司之所不及也人情莫不欲愛其子孫其所不欲者則惟恐子孫之陷入其中及其所欲者則惟恐不能遺其子孫聖人之政本於人情故罰弗及嗣以謂父子之罪不相及而賞得以延及於一世以此見聖人之用刑賞之法本於人情伸於用

賞而屈於用刑也宥過無大謂過誤所犯雖大必宥
猶舜典所謂眚災肆赦是也刑故無小不忌故犯雖
小必刑猶舜典所謂怙終賊刑是也蓋聖人制刑辟
所以待小人長惡不悛者而非謂君子不幸而陷入
於其中也小人長惡不悛者雖小罪亦不可苟免則
世之小人者皆有悔過自新之心而君子入於非辜
雖大罪亦在所赦則君子有所依賴不爲小人之所
誣此聖人所以制刑罰之本意也罪疑惟輕功疑惟

重此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樂夫君子之有功不忍小人之有罪也潁濵曰君之與民其遠近之勢小大之分故不待夫爲之爭尋常之是非以勝之與其不屈吾法孰若使民全其肌膚保其首領而無憾於上與其不使名器之僭孰若使之樂得爲善之利而無望望不足之意斯言盡矣與其殺不辜謂大辟之刑疑而讞於上其罪可以殺可以無殺不殺之則懼其實有罪而失不常之刑殺之則懼其實無罪而陷於

非辜此意有可疑而不敢決者而以讞於上舜之意則以謂斯人也其罪在於可不可之間與其殺無罪而陷於非辜寧縱有罪而失於不經也此大舜不忍用刑之意也自臨下以簡至於寧失不經則舜明慎用刑而致其仁愛之意至矣盡矣不復可以有加矣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如是則民自不犯法矣揚子曰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秦

之嚴刑峻法既已負聖人之法度矣而其有司又從而負其法度焉此刑獄之所以繁也舜既以好生之德垂拱於上而臯陶又能推明其意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此所以使民不犯于有司也雖不犯于有司而原其所由是舜之盛德所致也故舜雖歸美於臯陶非臯陶之所敢當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臯陶雖不敢當其功而舜則以謂臨下以簡御衆以

寛至於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雖如其所欲者如此苟使有司不能推明其意則已雖有好生之徳亦無自而洽于民心故謂之曰所以使予從欲以治至於四方從化靡然如風之偃草乃汝之功臯陶歸功於舜不敢自有其功舜不以盛徳自居而又歸功於臯陶更相推美其功徳之盛㝯考其實未有一言溢美於其間其君臣相與以至誠如此唐虞之治所以歴萬世不可企及也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舜禪位於禹禹讓於臯陶帝雖獨美臯陶之功而卒不許其讓也舜於是遂申命以攝位之事與舜典汝往哉之意同但此爲攝位而言茲事體重故其誥戒之辭加詳焉則來禹者猶云格汝禹也不言格汝禹而言來禹者蓋史官變其文也降水當從孟子作洪

水字其說曰降水者洪水也蓋謂降水者洪水之異
名而說文降字洪字皆音胡公反以是知此二者不
惟義同字亦通用也而先儒從經文作誕降嘉種之
降同其說以水性流下故曰降水此蓋不然水性下
流固得其性矣惟其逆行此其所以爲害也降水儆
予舜謂天以洪水而儆戒予也堯之洪水說者皆以
謂當堯之世有如此大變異也惟胡文定之說曰堯
之洪水非有以致之蓋自開闢以來水行者未得其

所歸使禹治之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蓋其意以謂堯世洪水之害乃事勢之所激非忽然而有也此論甚當夫其水害既出於事勢之所激非忽然而有而舜則以謂降水儆予者蓋聖人上儆天戒下重民命未嘗敢忘戒懼之心雖實事勢之使然而聖人之心不以為天災而忘所以儆天戒重民命者故謂之儆予而不敢忽也夫使人君茍無儆戒之心則雖天災之顯然可見者猶不知懼又從而為之辭以自解免

者如漢武帝謂旱爲乾封彗爲德星如此則修人事
應天變者廢矣司馬温公曰人君之所畏者惟畏天
若不畏天何事而不可爲者哉堯舜之洪水眞所謂
無妄之災也而謂之儆予蓋自盡其所以畏天之意
而不謂我無以致之也唐虞之治實基於此成允成
功謂禹能體舜儆戒之意以成此治水之功也自古
聖賢舉大事定大難未有不能成允成功也蓋成功
非難成允難允成於此而功成於彼蓋有不期然而

然者商鞅之於秦惟能徙木以示信故令下之日一國之民無敢違者夫鞅豈真能信哉假而行之其效且如此況禹以至誠惻怛之心思天下之有溺者由己溺之故信而後勞其民民雖勞而不怨則其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蓋可指顧而辨也惟汝賢者言無若汝之賢既有是功而又勤于邦儉于家不自滿假此人情之所尤難也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

室而盡力乎溝洫此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之實也不自滿假者執心謙沖而不自盈大也言禹有如是之功而退然若未嘗有功者故勤于邦儉于家不自滿假者皆不居其功也惟汝賢者言無若汝之賢也賢者能爲人所不能故賢於人也此又申前之義而無結文言禹有是能矣而不自矜也雖不自矜而天下莫與之爭能有是功矣而不自伐也雖不自伐而天下莫與之爭功說命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

功矜則人與之爭能伐則人與之爭功矣至於不矜不伐又誰與之爭邪夫成允成功非難有是功而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矜不伐然後爲難禹既有是成允成功之美而又有是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矜不伐之德此舜所以勉其有如是之德而遂嘉其有如是之功也故繼之曰予懋乃德嘉乃丕績

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萬章問於孟子曰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

與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則其所以示之者可謂至矣故以是卜知天命之所在而曰天之歷數在汝躬言天命在汝汝當終陟元后而作天子也是時方命以居攝未即天子之位故以終陟言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此堯舜禹三聖人相授受之際發明其道學之要以相畀付者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

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歷代聖賢所以相傳者不得盡見然以堯舜禹之所以相授受者而視之則知湯與文武而下其所以相傳者蓋不出諸此矣此實聖學之淵源而諸儒之說各有不同蓋聖人發明其心術之秘以相授受故其言淵深又必有聖人復起黙而識之自得於言意之表非詁訓章句之學可得而知也諸儒雖各以意形容而聖人之

意終於不可盡某何人也足以知此姑掇諸儒之遺說而臆度之其中與否不可必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苟於其既發而爲私欲所勝則將發而不中節矣夫所發者既已危而不安則未發者亦將微而難明誠能惟精惟一以安其危則喜怒哀樂中節而和矣所發者既和則未發之中亦將卓然而獨存矣故能允執厥中此蓋與中庸之言相爲表裏自堯舜禹以至孔孟所以相傳

者舉不出此學者不可以不深意而精思之也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此又戒以聽言之道也無稽之言不考於古也弗詢之謀不稽於衆也仁人君子之言上必考於古下必稽於衆故其用之可以爲天下國家之利茍非此二者則是專己自用以濟其私爲國家者小用之則小害大用之則大害無逸所謂譸張爲幻者是也故舜以譸譸戒禹謂守盈保成之業惟在於遏絶此二者

之萌而已故使之勿聽勿庸也曰謀曰言曰聽曰庸

此蓋隨宜立言非有深義也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

此又言君民相須君不可不畏民民不可不使愛君

先儒謂可愛非君民可愛者豈非君乎又謂可畏非民君可畏者豈非民乎民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則民叛之故君畏民也正如北風之詩云莫赤匪狐莫黑匪烏謂赤莫赤於狐黑莫黑於烏也所以謂可

愛非君者以衆非元后則無以奉戴故曰衆非元后何戴蓋民無君則亂故民愛君也所以謂可畏非民者以后非衆罔與共守故曰后非衆罔與守邦蓋君失民則失國故君畏民也惟君民相須如此則爲君者其可不致其兢慎之意如下所云哉

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欽哉慎乃有位者謂當敬其事慎汝所守之位也欽

哉慎乃有位則不可不敬修其可願蓋人君於所願
欲之事苟知其可爲則在決意以行之其所可願而
不能決意以行之則是欲其所不欲爲其所不爲矣
孟子曰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惡濕而居下
也以是知人君之治天下於其願欲之事不可不敬
而修之敬修其可願則仁達於天下矣四海困窮天
禄永終者先儒以屬於上文謂四海之内有困窮之
民君當撫而育之言人君苟能勤此慎乃有位敬修

其可願與夫撫育四海困窮之三者則天之禄秩常終汝身爾夫經但云四海困窮而先儒增為撫育之文其說為贅薛氏曰舜之授禹也天下可治矣而說四海困窮者托於不能以委禹也此說雖於經文為順然又未若王氏之說曰四海困窮則失民失民則無與守邦無與守邦則天禄永終矣此說為長此蓋申言上文罔與守邦之義也聖人之治天下所以生而不傷厚而不困持而不危節其力而不盡者惟恐

四海之困窮不能終其天祿故也舜之所以告禹者盡於此矣於是遂言其所以禪位之事既有成命而不可改也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者言已之出命宣之於口者其言善則有以出好其言不善則有以興戎令之所以禪位於禹者慮之於心者既定發而爲言矣不可以更授他人而再出命也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

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禹於是辭讓不受謂受禪大事也當並立枚卜功臣

擇其可授而授之也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者舜又

不許禹之讓而為之明言其不以枚卜之理也官占

者謂帝王立卜筮之官此先自斷其志然後命元龜

以決之苟使不先斷其志而徒取決於龜筮則南蒯

之占雖得文王之兆亦為無益也故洪範之稽疑曰

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而後謀及卜筮蓋人

謀既盡然後可以稽之於天命也禪位大事也舜之慮也可謂至矣既先定其志然後詢之衆人而謀之而衆謀無不僉同以人言既協則幽而鬼神其必依之故其稽之卜筮則協從而無所不吉矣正如洪範曰是之謂大同夫既協之於天人之望已從而無所不吉矣故繼之曰卜不習吉習者重也如習坎之習同不習吉者言無所事於重卜也先儒謂以習爲因非也禹拜稽首固辭者蓋言禹又不敢受帝之位也

於是再拜稽首而固讓焉古之人於賔主授受之際猶以三辭三讓然後成禮況於受天下之重輒敢易而爲之哉故必辭讓至於再三再三辭者皆出於其中心之誠然也非勉强而爲之如漢文帝立自代邸東嚮讓天下者三南嚮讓天下者再此亦知夫天下大器不敢輕受文帝所以致刑措之治其端蓋本諸此若夫飾情釣譽爲不情之讓以濟其私若王莽之所爲是乃舜禹之罪人也蓋毋者禁止之辭也止之

使不能復讓也惟汝諧者惟禹可以當此元后之位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辭既不獲矣於是正月之朔旦受命于神宗神宗者堯廟也祭法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大禹謨虞書也所稱祖宗必指有虞之世而言之薛氏云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人所從受天下者此論是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先儒云順舜初攝帝位故

事奉行之此說固是然而以若為順則失之無據此若字但訓如舜典所謂巡狩如初也蓋禹既受命于神宗則其率百官如舜居位之初所行之事也其所行之事即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以下是也堯舜禹三聖相授而守一道堯咨舜之言即舜咨禹之言禹攝所行之事即舜攝所行之事史官互文見義其言約而盡簡而不費使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可謂善敘事矣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兹有苗昬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

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十有七年其居攝也蓋代總萬機之政而堯舜之尊爲天子蓋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之征有苗蓋在夫居攝之後而其命稟於舜禹不敢專也以征有苗而推之則知舜之誅四凶其亦稟堯之命而流放竄

殛非舜之所專也而左氏傳載太史克之言以謂渾敦窮奇之徒世濟其凶增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舜承堯流四凶族投諸四裔此徒見四凶之誅不在堯之世而在舜歷試之時遂謂堯不能去殊不知舜之去四凶實受堯之命也典謨所載其文明甚特後世未之思耳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實負固不服之國也舜之誅四凶蓋始遷其君之桀驁者於三危之地雖遷其君不滅其國更立其近親以紹其宗嗣

至舜之格于文祖而即帝位至於三考黜陟之後蓋三十餘年矣而苗民猶不之服舜未忍加誅也於是分別其善惡而析居之及舜以耄期禪位于禹使禹居攝又將三十年而苗民怙終其惡卒不從敎蓋恃其土地之險謂兵刑之所不能加也舜於是命禹率諸侯而征之所以討其負固不服之罪而明正典刑也咨嗟也嗟禹而告之曰惟時有苗尚不率敎汝其率諸侯以往征之也禹乃會羣后蓋禹於是合諸侯

而與之共征有苗也孟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蓋古者有負固之國天子致其討罪之辭以告諸侯然後方伯連帥率諸侯而往征之諸侯雖能敵王所愾而討罪之辭則必受之於天子不敢專也舜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而往征之天子諸侯之義是兩盡之矣誓于師者誓衆以所爲征有苗之意也有會必有誓自唐虞以來則然也而禮記則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

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商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會而民始疑穀梁子亦曰誥誓不及五帝觀此言禹乃會羣后誓于師則是會與誓皆出於舜禹之時矣蓋合諸侯以欽承天子之命豈可以無會有軍旅之事將警衆以用之豈可以無誓此堯舜禹所不能廢有會有誓亦何害於未施信而民信之未施敬而民敬之而又謂誓者殷民所以叛會者周民所以疑此徒見春秋之時盟會誥誓之數而民不信也

則謂帝王之時亦然此蓋未嘗深探其本原故也濟濟有衆衆盛之貌咸聽朕言當聽朕誓戒之命也蠢動也此蓋所以聲言有苗之罪也夫苗民之所以蠢動而不服者則其昏迷且不恭也惟其不恭故侮慢自賢惟其昏迷故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言其國亂無政而禍及斯民棄而不保民既棄而不保是以知天將降之咎也

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

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惟其苗民之罪爲天所斷棄故予以爾衆士奉天討罪之辭以伐有苗之罪爾尚庶幾一乃心力其將有功勳以復於上三旬苗民逆命者言禹率諸侯以征有苗至于三旬而苗民猶弗服也漢孔氏曰責舜不先有文誥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有苗所以生辭此説不然夫有苗之罪在所當誅也

久矣舜以是寬待之至是蓋五六十年矣文誥之命威讓之辭豈有不盡苗安得以是而責舜哉而唐孔氏云以大舜足達用兵之道而不爲文誥之辭使之得生辭者有苗數干王誅逆者難以言服故憚之以威武任其生辭待其有辭爲之振旅彼若師退而服我復更有何求退而又不降復往必無辭說若先告以辭未必即得從命不從而後行師必將大加殺戮不以文誥感德自來固大聖之遠謀也信斯言也則

是舜禹益用師進退皆出於權譎變詐之謀何期聖人之淺邪要之苗民逆命但是昏迷不恭耳不必從而爲之説益贊于禹者益是時亦從禹出征見苗民負固恃强不可以威服也則以言贊佐禹欲使之班師振旅以德懷之也謂德至於動天則將無遠而弗屆彼苗民者豈能終弗服哉欲德之動天則在夫順天道之常理滿招損謙受益此實天理之常也謂人之處心自滿者招損蓋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

功也謙抑則自受其益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言此者欲禹以謙沖之德不與苗較苟順於天理之自然則有苗將自至矣

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

此又言舜之克諧瞽瞍之事以見德之至者雖其凶頑之人猶可以化服之也帝初于歷山往于田謂舜之居側微畎畝之時也是時為父母所疾自咎其不

順於父母既號泣于旻天又號泣于父母蓋自盡其怨慕之德其所號泣于旻天父母惟負罪引慝而已蓋引咎以自責不以爲父母之失也孟子載其言曰我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此負罪引慝之實也惟其負罪引慝故供爲子職不敢不盡其力祗載見瞽瞍謂敬其事以見於父起敬起愛而不敢怨也夔夔恐懼之貌謂恐懼齋莊愛敬盡於事親也惟竭至誠以事其父故雖瞽瞍之頑

亦信順之夫舜之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而其至誠實有以感格于上天之意則雖瞽瞍之頑猶至於允若以是知至誠可以感格于神明也如此此況茲有苗之頑未至於瞽瞍之甚茍使禹以德而懷來之彼將自至何必區區以干戈而征之此蓋益賛于禹之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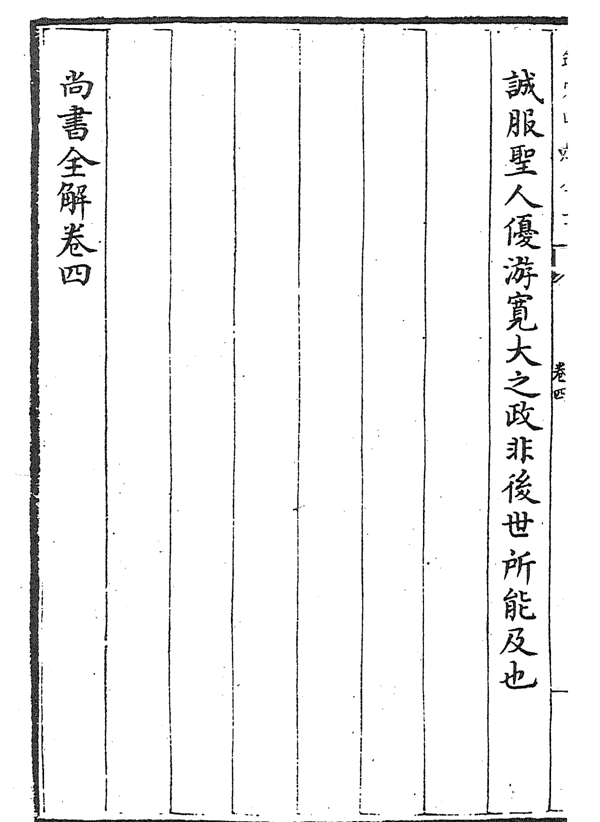
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薛氏曰昌言盛德之言也此蓋禹以益之言為盛德

之言於是拜受其言而然之遂爲之班師振旅而歸也班師旋師也左氏傳曰班馬有聲謂還馬也入曰振旅出曰班師謂班師於有苗之國而振旅於京師也禹既班師振旅而歸於是舜大布文德以懷來之也大舜之文德何時不誕敷至是而後言誕敷者蓋責己自反不與苗較彼知聖人之大度足以有容如此則愧恥遷善之心油然而生此其所爲誕敷文德也干盾也舞者執之以爲扞蔽明堂位曰朱干玉戚

以舞大武蓋武舞也羽翳也亦舞也舞者執之以為蔽翳也簡兮之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蓋文舞也言舜之格有苗不用干戈以服之惟舞干戚於賓主兩階之間而苗民自至詳考此言蓋是史官形容舜禹盛德不用干戈以服有苗惟偃服無事舞干羽于兩階而苗民自至此形容不盡之意於言外非禹之班師振旅而歸舞于庭以是為誕敷文德而望苗民之來也故曰以意逆志是為得之禹既不用干戈以

與苗較惟誕敷文德以懷來之故至七旬而有苗自格格與有恥且格之格同言有所感慕而來也夫唐虞之世聲教所被訖于四海之外不服者惟一有苗國而已以天下之全力而制一國之逆命何難之有而舜禹懷之以德待之以寛遷其君而不服則為之分北其善惡而析居之分北而猶不服命率諸侯而征之亦不責其必至也又為之班師能使之自服蓋自苗民始叛至於是凡五六十餘年然後得其心説



誠服聖人優游寬大之政非後世所能及也

尚書全解卷四